

老生常談

陶錫山書齋

養生堂

醫方類聚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編

山右叢書初編

趙戴文題



編校姓氏

山西省文獻委員會 總裁

閻錫山 百川

副總裁

趙戴文 次隴

徐永昌 次宸

常務委員

郭象升 允叔

馬駿 君圖

陳敬棠 芷莊

委員

賈景德 煜如

張友桐 曉琴

常贊春 子襄

狄樓海 觀滄

李鏡蓉 亮工

陳受中 乙和

邵修文 竹琴

陸近禮 恭齋

高時臻 福齋

李尙仁 綢卿

甯超武 子高

賈昭德 宜之

任晰 亮裁

常乃忘 燕生

趙正楷 法真

方聞 彥光

田九德 玉如

編纂

田九德 玉如

原士才 石民

總幹事 于萬河 霞裳

幹事 焦陽三 養三

范士元 周君

常乃純 价中

校對 武敘疇 洪九

陳秀彥 元生

郭長民 漢鼎

邢淵經 伯涵

劉受福 百之

老生常談

山右叢書初編

陽城延君壽荔浦手編

五律限於字句雖有才氣無從施展極縱橫變化之能仍不許溢於繩墨之外如工部之岳陽樓第五句親朋無一字與上文全不相連然人於異鄉登臨每有此種情懷下接老病有孤舟倘無舟字則去題遠矣戎馬關山北所以親朋無一字也以此句醒隔句憑軒涕泗流親朋音乖戎馬阻絕所以涕泗流憑軒者樓之軒也以工部之才爲律詩其細鍼密綫有如此他可類推

看古人詩要這等去講究自家作了詩要這等去推敲漸漸打將去便到好處然於構思拈筆時則不必如此若預先安排我某處照應某處胸中先有死法筆下便無靈機惟平日能領悟得功夫深了則閉門造車出門自然合轍惟長律五十韻百韻卻宜先分段落層次又不在此例

作詩當陳言之務去所謂陳言有一題卽有一種口頭套話如送人則有驪歌

驛柳惜別分手把杯灑淚等字其他類此此種字未嘗不許用我有真氣以帥之則俗字化雅粗字化細言短音長隨形賦物學古人纔能操戈入室

學古人濃至處易疎澹處難興會淋漓一氣趕下濃至也迂迴往復其不著力處不弱不冗游行自在疎澹也稍不留意則諸病痛出矣是又在洗伐功深久久自免時古文古近體詩皆然

詩話之作要皆爲初學指示若入之已深心解則耳目皆廢況古人之陳言乎輕嘗淺試之人先記了許多浮話如杜稱詩聖李稱詩仙李賀之鬼盧仝之怪元輕白俗島瘦郊寒及叩其所以然之故彼仍如墮終南霧裏茫然不知巔岸索觀所作去輕俗寒瘦不啻霄壤何論仙聖鬼怪深沉好學之士當深戒之也讀書是徹上徹下工夫如人之全身然今之作時文者讀經書後卽讀墨卷博取科名往往得之經書如人之首也先秦兩漢至於本朝諸書籍如人之項以下也作詩文者絕不沿流而下其淺者亦不信歸震川以至王松渠方百里輩

皆千古上下洞悉古今成敗人物理數而後能卓卓自立也若以時文爲時文如芥舟而坳水也不一刻水盡舟膠矣作詩者又多習於唐以後故實詩話等書絕不沿流而上其淺者亦不信漢魏以至本朝諸家皆千古上下領會山川草木風雲變態而後能卓卓自立也人生作事不作則已作則如斫堅陣不破不休常徙業於徒慕虛名者終其身不濟事

人原有敏鈍之不同然上智下愚少中材人多學問進益才氣未有不隨之進益者若只憑才氣是導人以廢學也做到登峯造極便各有至處且休信人言老實做將去

傳人之作未有不經營慘澹而出者太白之天才似不關讀書試想太白真未曾讀書先能作詩邪功夫到了純熟田地亦有天機偶觸率然而成者非可數數見也太白詩如陶令辭彭澤一首是何等錘鍊而成世人震於工部稱爲敏捷十首斗酒百篇便謂才氣好便能爲詩豈不誣哉

三十歲以前皆要立有根基方能層壘而上若時文律賦試帖詩闡了半輩中年方爲詩則用功苦而難成今與家中子弟約小時日授古今體詩數語到作秀才後每次鄉試九月初卽可回家屏去高頭講章八股等書專用力於詩其功倍於尋常至次年元旦日仍習舊業久久自能入門

讀書謀生不是兩事彼有憑籍者無論矣若本來家寒心地又不能開爽時刻惟薪水子孫是慮作詩必不能超脫百事不關心枵腹又難從事東坡在廣東置錢梁間日又取用如旣有一年之費卽可讀一年之書亦一法也

古體詩要讀得爛熟如讀墨卷法方能得其音節氣味於不論平仄中卻有一自然之平仄若七古詩泥定一韻到底必該三平押脚工部昌黎卽有不然處聲調譜等書可看可不看不必執死法以繩活詩惟平韻一韻到底律句當避不可不知

七古無不轉韻者至韓蘇始多一韻工部偶有之耳蓋一韻易失於平轉韻則

多峭折之致要各隨其才力若強宗韓蘇而爲疥駱駝反不如瘦驕駟之爲愈也至運轉而氣行運不轉而波湧才也而有學焉入手當師高岑岑之詩氣盛而筆健不在李杜下工部七古選本頗盡其精華餘則啓韓歐一派可以緩讀前人學前人亦只能得其中等之作再加以自家心胸學問以變化之如袁王孫等作雖韓亦不能得其妙所謂各人有各人獨至處

沈歸愚謂工部秦州以後五言古詩多類唐之作或亦有之然精意所到益覺老手可愛選本中常不經見者亦當斟酌鈔讀方有頭緒可尋門戶可入若但讀其三吏三別出塞北征詠懷等篇急切難以入手黃山谷善於學秦州以後詩真能工於避熟就生歸愚先生非之非是

大家之詩佳者儘多選本如何能盡所以必得盡發其全方能胸中有主宰凡認真作事之人豈有不讀李杜韓蘇不見全唐人詩之理此特爲家中子弟鞭策之耳其實不但四家人於初學當看選本學業稍有進日當悉覽古今諸名

家之作參其變化以擷其精華方能有得

太白歌行真是不許人學學之者先得其字面上有云云下有云云噫吁嘻等字則永墮呆相矣

讀書一事如鑿堅壁東敲一下西打一拳是不中用的聰明人先從一箇地面起手一孔能開則有迎刃解牛之妙卽如時文果能上下千古源源本本他途學問罔有不通者本朝如張京江韓慕廬諸人皆工於時文其詩謂非專門則可總不至於可笑鄉曲秀才偶爲書札甚至噴飯何也彼於時文亦模糊而未了了也我當做時文時讀古人文多不了了廿年做詩偶覽舊業多能心口了了者洛山西崩銅鐘東應理固如是乎

眼高手生之說論未盡確夫能到眼雪亮非讀破萬卷下筆有神者不能嗜之深則出手快何手生之有工夫到純粹去處斷斷無手生之理夫俗所謂手生皆工夫本來未用到只是有幾句口頭禪及詩文到眼終隔一層膜眼並不高

安怪手生隨人云云巧於藏拙

人到沒人敢說他不是處則日流於怪僻而不自覺所以士有諍友也從小有嚴師有父兄自可受教此病多在中晚年自以爲老於世故遂於學問無人能更置一辭此而無密友以婉致或明告之其昏背尙可問乎

心不虛意不下斷斷無成人生才智稍稍上於人者皆有傲人之心然遇當服善處不可不低首自謝也凡人不肯自道己短必己無一長者也作籠統樣子以罔人耳凡不肯稱人之長必己先有所短者也作忌刻心腸以自欺耳丈夫磊磊落落斷斷不當如此卽或生性少偏亦當學宋儒之言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人有數年不見之朋友一旦把晤領其議論與從前不殊其人必無長進不必觀所著作魯肅之驚於呂蒙卽此之故數年前所讀之書不甚了了再讀之仍如往日學問必不長進自家所作詩文纔用了一番苦心脫稿後自然得意久

老生常談
久便看出毛病來亦有彼時用心太過並不知其可否經旁人看出然後覺悟此中大有消息是自鏡鏡人之一法也

自家學問有一分然後能看人詩文得一分其權衡毫髮不爽籠統作獎語作惡語究不能指出所以然處皆皮相摸稜一流人

人之喜好不同毛西河不喜東坡詩於東坡無礙於毛亦無礙學不必定成於東家子古人好的儘多只怕說孔子不好並柳下惠伯夷都不愜意終身何所適從然於稠人廣座中顯攻古人強口飾非大屬非是今之狂多古之狂少可勝歎哉

科甲是箇招牌門面不關係學問持以敖人最可鄙期於不愧科甲而已無科甲人要傲有科甲人亦是矯枉過正有麝自然香不必效市儈粗材與人挽強引重較力量大小當面落不好看

自家學問不好自家先要知道有一種人全不知覺覺自家之牛鬼蛇神直能

字字珠玉其實並此不能夫牛鬼蛇神正要有材料人不能歸於中道然後傍行側出以自文其陋如近人多學鄭板橋之字是也

詩文之有圈點批語頗醒人心目最混人識見我平生看書不喜有批點者迨自家實有不明白處然後看注釋講解未遲又當再四審量參以己見如此讀一書方能受一書之益

我嘗勸人不要作詩其人之骨格俗腸脾穢性情卑下舉趾庸劣學亦不得好及至導之肯讀書寢食魂夢以之骨格雅矣腸脾潔矣性情開朗舉趾俊秀矣稍不自檢毀者至矣學詩者自然該宗李杜二公之脾氣卽不平正李之高力士脫韉杜之嚴挺之乃有此兒其氣槩落落自佳設不遇明皇嚴武之愛才能不得禍乎程子謁王荊公荊公之子蓬頭赤脚手持婦人巾幘突如其來口稱臬富弼司馬光之頭則新法行矣其沒家教目無父執已甚程子並不加以呵叱此有涵養處馬伏波之待梁松則不能矣人生作詩當學李杜作人當學程

朱二者又斷難相兼但能時時留心其過差少

南人能詩者多南人喜標榜好凌架歸根真能自樹者亦寥寥焉北人能詩者少
有則多謗之然亦偶有強漢子百折不回其造就亦必有可觀北人之出游
南方者震於南人歸述鄉曲謂書籍之多北人一世不曾見過固也夫學者不
常經見之書或非書之至者充棟汗牛留以壯觀可耳能如張睢陽之一字不
遺邪貪奇好異徒詫人耳目詩文之工拙不係乎此卽如家藏類書一部每行
文查寫堆砌豈能嚇人

七律當以工部爲宗附以劉夢得李義山兩家杜詩選讀甚難當看其對句變
化不測處如春水船如天上坐豈料對句爲老年花似霧中看哉其妙處不可
講說正要出人意表若只讀其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又震此爲
秋興八首句也便不可與言詩

讀書隨人稱佛呼祖隨人打街罵巷皆不是好漢必要設身處地細細斟酌不

可孟浪論者多引誅奸諛於既死爲口實然昌黎集中不曾叫罵前人如袁子才拂水山莊詩老婢尙能憐沈約興朝終竟薄楊彪言外有多少婉惜便合風人之旨可惜又有官大降名著上頭君多還要事空王等句則有傷雅道

古文更難於詩不可輕易捉筆古人兼工者已少韓柳東坡介甫輩才力甚大人不能及前代歸震川王遵巖不能詩本朝壯悔堂詩又當別論魏叔子姜宸英未見其有詩汪堯峯詩似不及文邵子湘文又不能過於詩尤西堂文恃才而怪不可法吳梅邨阮亭午亭館山竹垞荔裳以及諸名人多刻有文集要非專門方望溪不爲詩近年閩中朱梅崖亦不工詩一人之精力聰明有限豈能兼工但不可不解耳詩中之有序卽古文也工部詩中小序其古奧歷落之致昌黎豈能遠過其精神命脈不在此耳

一鄉一曲皆須有文字如壽序墓志廟碑等類必得有一二人稍稍能動得筆者否則大是棘手俗人之見每要檢個舉人進士去做其中儘有好手若實在